

自上帝說粵語以來：粵語聖經的歷史與演變*

Ever since God Spoke Cantonese: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ntonese Bible

片岡新 (Kataoka Shin)**

一、前言

聖經是基督教聖典，也是被翻譯成最多不同語言的書籍。現時華人教會最常用的中文聖經是《和合本聖經》，原名叫《官話和合譯本》，於1919年初次出版。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和合本聖經》的出版有兩大意義：第一，它是在新文學運動興起時出版的白話文著作；第二，因為西方傳教士參與翻譯，《和合本聖經》可以說是語言文化接觸的結晶。早期中文聖經是來華傳教士用文言文加以翻譯，後來華人加入漸漸改用白話文翻譯。鮮為人知的是，中文聖經還包括很多方言聖經，

其中一種就是粵語聖經。而翻譯出這些漢語方言聖經的，都是西方來華的傳教士。目前對粵語聖經作全面研究的寥寥可數。¹ 本文則嘗試梳理有關資料。

二、研究資料

關於傳教士翻譯的中文聖經，蘇佩禮 (H. W. Spillett) 於1975年在英國聖經公會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出版的中文聖經目錄比較有名。² 這個目錄列出了文言文和漢語各方言聖經，其中包括61本粵語聖經和譯者名稱。除了參考這個目錄之外，也參考了其他著作。³

* 本文為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基金資助研究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作者在收集資料期間承蒙中西裕樹、池田巧、李正源、李樹熙、李燕萍、唐子明、麥金華、歐莉莉、鄭彤暉、Marieke Martin 諸位指教，在此致謝。

** 作者現為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助理教授。

1 過去研究粵語聖經的論文有：梁慧敏，〈十九世紀《聖經》粵語譯本的研究價值〉，《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2011）：125-129；姚達兌，〈《聖經》的粵語翻譯與粵語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8月14日，第004版宗教學。

2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pp. 130-142.

3 Alexander Wylie,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James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894), pp. vii-xxxii; Thomas H. Darlow & Horace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New York: Kraus Reprint Corporation, 1903), pp. 225-230;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the Chinese Empire," in Broomhall (ed.),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London: China Inland Mission, 1907), pp. 371-418;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pp. 15-18; 木津祐子，〈同志社大學藏漢語方言訳等聖書について〉，《同志社女子大學學術研究年報》45: 4（1994）：17-31；野間晃，〈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藏『漢語方言訳聖書・キリスト教關係書目録』〉，《東北大學中國語學文學論集》2（1997）：39-60；游汝傑，〈西洋傳教士漢語方言學著作書目考述〉（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竹越美奈子，〈早期粵語文獻目錄（稿）〉（於2014年6月17日下載自 <http://staff.aichi-toho.ac.jp/takekosi/mokurokuupdated.pdf>）；蔡錦圖，〈聖經在中國〉（香港：道風書社，2018），頁516-533。

至於傳教士背景、早期粵語聖經的翻譯過程、拼音方案說明，本文則參考了在《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刊登的文章以及傳教士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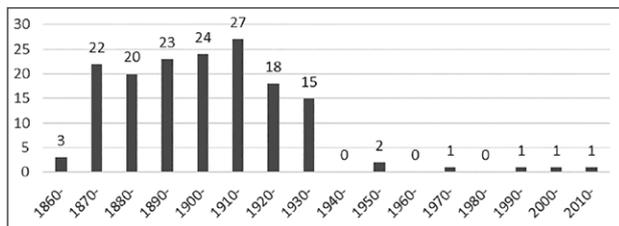
三、粵語聖經的版本數量和出版年份

粵語聖經最早的版本是 1862 年出版的《馬太傳福音》和《約翰傳福音》，而最新的是 2010 年出版的《聖經：新廣東話》。在 1862 年到 2010 年之間至少印行了 158 個版本（見附錄）。這些版本包括《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等單行本、把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釘裝在一起的合訂版本、整本《新約聖經》或《舊約聖經》、還有全本《新舊約聖經》。為方便統計起見，把所有的版本都歸類粵語聖經。

按每 10 年為一個階段劃分的粵語聖經版本數量之時，發現 1870 年代到 1910 年代不斷有新的版本出現。（表一）也就是說，清末民初時期是粵語聖經出版最活躍的時期。但從 1920 年代開始，版本數量漸漸下降，到了 1940 年代就完全沒有新的版本，在 1950 年代之後只有零星的版本陸續在香港出版。

在清末時期，香港已經是英國殖民地，許多歐美傳教士經過香港去廣東各地傳教。如果粵語聖經在香港或廣州出版的話比較方便運輸，但將 158 個版本粵語聖經的出版地點歸類時（見表二），可以發現一半的粵語聖經版本都在上海美華書館出版，其次才是廣州和香港。另外廣東北海（現屬廣西）、日本橫濱也是聖經的出版基地，可見當時粵語聖經跟東亞地區的聖經出版機構都有密切關係。

表一：粵語版本出版數量



表二：粵語聖經出版地點

香港	廣州	北海	上海	橫濱	倫敦	不詳	總共
20	21	10	76	8	1	22	158

四、中文聖經翻譯簡史

（一）歷史背景

英國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馬禮遜 (R. Morrison) 在 1807 年來到澳門，他是西方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當時清朝禁止外國人學中文，違者處死，馬禮遜冒著生命危險學習中文，後來以中文翻譯整本聖經，也編了幾本中英辭典。⁴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清朝和英國於 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也開放五口通商，通過香港到廣東地區的傳教士也越來越多。接著清朝與列強各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條文包括保護傳教士在華進行傳教活動。

（二）中文聖經的翻譯過程

在印度塞蘭坡，浸信會傳教士馬士曼 (J. Marshman) 跟同工拉撒 (J. Lassar) 於 1822 年出版了第一本中文聖經《新舊遺詔全書》。馬禮遜 1813 年最早出版新約聖經譯本。其後，第二位來華傳教士米憐 (W. Milne) 於 1823 年出版了新舊約聖經《神天聖書》。郭實臘 (K. Gützlaff) 等人修訂《神天聖書》後，於 1840 年出版了《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此書曾經被太平天國軍隊採用。⁵

1843 年在香港舉行第一次聯合差會會議，參與的差會包括倫敦傳道會、美國公理會、美國浸信會等。會議通過決議：從各個差會選出的會員成立「委辦譯本委員會」，以《公認經文新約聖經》為藍本，並採用中國成語、文體及度量、錢幣名稱，翻譯中文聖經。因為此前出版的聖經所用詞語分歧相當大，所以要把翻譯用詞統一起來。經協議後，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上帝」版譯本，而美國聖經公會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出版「神」

4 李燕萍、片岡新，〈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中國語文研究》22 (2006)：1-36。

5 中文聖經翻譯史參看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Londo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中文聖經新譯會，《中文聖經翻譯小史》(香港：天道書樓，1986)；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 (1807-1919)》(香港：天道書樓，2018)。

版譯本。最後，新約聖經於 1852 年面世，舊約聖經於 1854 年出版。新舊約全書於 1858 年出版，大家稱之為《委辦譯本聖經》（*The Delegates Version*）。後來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與美國長老會宣教士克陸存（M. Culbertson）合作，重譯《委辦譯本聖經》新約，並自行翻譯舊約（簡稱《裨治文譯本》）。《裨治文譯本》的新約聖經於 1859 年出版，舊約聖經於 1862 年出版，均由美國聖經公會印行。雖然《委辦譯本聖經》和《裨治文譯本聖經》當時在中國比較流行，但是很多傳教士仍然覺得文言文聖經不適合給教育水平沒那麼高的草根階層使用。為了向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傳教，他們在 1890 年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決定翻譯全中國通用的聖經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s*），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的原則，出版深文理（文言）、淺文理（淺文言）和官話聖經，以便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可以使用適合他們的聖經來閱讀。⁶ 淺文理和合新約譯本於 1902 年出版，而深文理和合新約譯本聖經則於 1906 年出版。至於《官話和合譯本聖經》，新約於 1906 年出版，新舊約全書於 1919 年出版。因為在中國通行官話的地區廣闊，所以《官話和合譯本聖經》漸漸受到歡迎。《官話和合譯本聖經》後來改稱《國語和合譯本聖經》，又簡稱《和合本聖經》，成為中國教會最通行的版本。

五、傳教士對粵語聖經的看法

很多傳教士開始傳教之後，發現老百姓的教育水平不高，不能使用文言文聖經，所以建議採用當地方言來翻譯聖經。傳教士如此重視當地方言其實是跟基督教在歐洲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在 1877 年於上海舉行的傳教

士大會上，富善（Chauncey Goodrich）以英國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89 年把拉丁文聖經翻譯成英文、德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522-1532 年把聖經翻譯成德文為例，建議用地方語言（vernacular）來翻譯聖經，以便普羅大眾容易領悟聖經真理的教導。⁷ 傳教士學習中文時先學當地口語，所以言文一致的語體對傳教士自己傳教也會省事。不過，不是所有的傳教士都贊成用口語翻譯聖經。傳教士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總會受到中文老師的影響，知道不能以街上聽到的口語書寫中文。傳教士也了解文人看不起用方言書寫的文章，所以擔心被他們所交往的文人反對。另外，差會高層人士覺得聖經是神聖的經典，使用淺白易懂的語體並不適合。這些其實是一種社會語言學所說雙層語言社會的表現，也就是說，社會上有兩種語言，按照功能可分為上層語言和下層語言。宗教儀式屬於比較高級的活動，所以聖經應該以上層語言書寫，用低層語言來讀聖經是一種冒犯的行爲。⁸ 令傳教士苦惱的是怎樣把基督的教導用淺白的說話傳播給識字率較低的民眾，但同時保持聖經的權威性。雖然不能完全了解當時傳教士的想法，但還是可以從聯合本（見本文六、（一）、2）譯者，丕思業（C. F. Preston）和俾士（G. Piercy）的粵語著作中略知一二。丕思業在《耶穌言行撮要》的前言用文言文寫道：

自來書無俗話，俗話之作未免貽笑方家，今將其書句斟字酌原原本本譯以粵東省城土音，在中材之士固不藉是揣摩，而婦孺學識無多，倘取精深之奧義出以淺近之俚言，讀之則童蒙受益也，聆之則老嫗能解也。⁹

而俾士也在《天路歷程：土話》的前言中用文言文寫道：

6 《和合本聖經》的翻譯出版過程，見 Jost O. Zetzsche 著，蔡錦圖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國際聖經協會，2002）；麥金華，《大英聖書公會與官話《和合本》聖經翻譯》（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

7 Chauncey Goodrich, "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 187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7), pp. 213-215.

8 Charles A. Ferguson, "Diglossia," in Pier P. Giglio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p. 325 - 340; Don Snow, "Hong Kong and Modern Diglo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6 (2010): 155-179; 鄒嘉彥、游汝傑，《社會語言學教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頁 67-68。

9 丕思業（C. F. Preston），《耶穌言行撮要》（廣州：雙門底福音堂，1863），頁 1。

在北京重按原文譯為官話，使有志行天路者，無論士民婦孺，咸能通曉。……今仿其法譯為羊城土話……。¹⁰

丕思業強調用「土音」書寫只不過是為了文化水平低的婦孺，他自己非常理解這種口語語體是非正式語體。俾士知道駐北方的傳教士已經把《天路歷程》翻譯成官話，效果甚佳，無論哪個階層都能看懂，所以效法他們用粵語書寫。他也清楚用「土話」書寫並非正式語體。他們都知道用當地口語書寫是為了讓一般老百姓看懂聖經的捷徑，但同時了解文人對傳教士這種非規範行爲的感受。

六、粵語聖經的翻譯過程

粵語聖經用以下四種書寫形式出版：漢字版、羅馬字版、中西字版（粵英雙語版），以及點字版。其分布如表三：

表三：粵語聖經四種書寫形式的出版數量

	漢字版	羅馬字版	中西字版	點字版	總共
出版數量	102	25	27	4	158

粵語聖經漢字版的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 65%。加上中西字版的粵語部分其實也是用漢字書寫的，可以說漢字版占大多數。¹¹ 以下詳述粵語聖經每種書寫形式的產生過程。

（一）漢字版

1. 個人翻譯

明朝末年在廣東流行「木魚書」，粵語開始成為書

面語。例如粵謳、粵劇等通俗的說唱形式慢慢深入民間。¹² 廣東人除了創造了方言字，還將粵語口語夾雜文言文和白話文寫出來，這種「通俗文學」作品深受普羅大眾歡迎。剛開始翻譯粵語聖經的都是個別的宣教士，最初出版粵語聖經的是美國長老會牧師丕思業。丕思業 1854 年來華，1862 年翻譯《馬太福音書》以及《約翰傳福音書》（見圖一），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



圖一：丕思業譯《約翰傳福音書》（1862），（大英圖書館藏本，網上公開資料¹³）

根據那夏禮（H. V. Noyes）敘述，丕思業是因為得到衛三畏（S. W. Williams）的鼓勵才開始翻譯聖經的。¹⁴ 眾所周知，衛三畏精通粵語，¹⁵ 他可能是因為公務繁重自己沒有時間翻譯粵語聖經，所以把這個開拓性的任務交給這位粵語能力很強的美國傳教士吧。¹⁶

2. 翻譯聯合本的建議

聖經篇幅相當長，只靠個人力量去翻譯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1868 年來到嶺南地區的傳教士組織委員會，決定以希臘文《公認經文新約聖經》為翻譯基礎，各差

10 俾士（G. Percy），《天路歷程：土話》共五卷（廣州：惠師禮堂，1871），頁 2。

11 有些方言區的聖經以羅馬字版為主，如寧波話聖經和廈門話聖經，這情況與粵語聖經很不一樣。Milton T. Stauffer ed.,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22), p. 453.

12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香港：三聯書店，2011），頁 8-30。

13 檢索自 http://access.bl.uk/item/viewer/ark:/81055/vdc_100033698446.0x000001。

14 Henry V. Noyes,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45 (1914): 631-642.

15 比如說他在 1842 年出版了粵語教科書《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後來也在 1856 年也出版了粵語辭典《英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16 丕思業去世後，衛三畏為了追思悼念撰寫悼文，可見他們關係非常良好。William Rankin, *Memorials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and Sabbath School Work, 1895), p. 282。

會共同翻譯粵語聖經。最初由丕思業、俾士，及德國禮賢會牧師公孫惠（A. Krolczyk）三位負責。¹⁷

根據英國聖經公會 1870 年度報告書敘述，駐廣州三位傳教士透過循道會秘書向英國聖經公會提交書函，¹⁸ 在信上說：現有的文言文聖經應用在士大夫階層上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普羅大眾，尤其是識字率低的婦孺，應該用“Punti”來翻譯聖經。¹⁹ 這樣做會對他們理解真理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懇請英國聖經公會批准和支持。書函還包括了翻譯粵語聖經的八個編輯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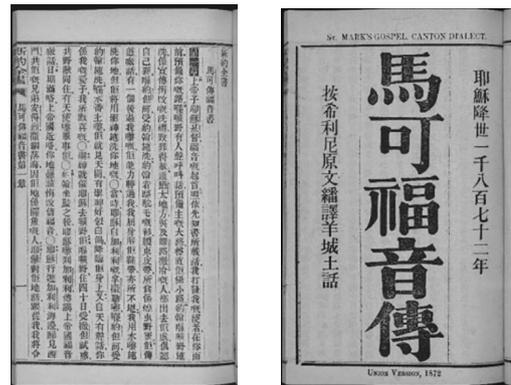
- (1) 粵語口語聖經以《公認經文新約聖經》為翻譯基礎。
- (2) 要參考當時最多人使用的三本文言文聖經。
- (3) 假如經文有幾種解釋，要選擇最廣泛被接受的解釋。
- (4) 要採用典雅卻又易明的口語語體。
- (5) 為了被廣泛接受，要採取省城的標準口語。
- (6) 非規範的口語漢字字體要統一。
- (7) 類似內容在聖經不同地方出現時，用詞、人名要盡量統一。
- (8) 譯者不要討論“God”、“Spirit”、“Baptism”的翻譯。

這封信非常重要，因為後來出現的粵語聖經版本基本上都沿用這八個原則。

3. 聯合本的翻譯

丕思業、俾士和公孫惠於 1871 年翻譯完《路加福音傳》和《歌羅西書》之後，交給駐香港的英國聖經公會通訊委員會審批，才由英國聖經公會在香港出版。²⁰ 接下來，新約其他書卷也以單行本形式出版，如《馬可

福音傳》（1872）（見圖二）、《使徒行傳》（1872）、《馬太福音傳》（1873）、《約翰福音傳》（1873）等，翻譯的版本當時被稱為聯合本（Union Version²¹）。1873 年四福音和《使徒行傳》釘裝在一起，由英國聖經公會在香港出版，成為第一本粵語新約聖經，把“God”翻譯成「上帝」。而美國聖經公會也批准出版聯合本，把“God”翻譯成「神」，並在上海出版。



圖二：聯合本《馬可福音傳》（1872），（獲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²²）

至於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翻譯分工情況，則有不同的說法。根據那夏禮敘述，丕思業沿用自己曾翻譯的《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俾士編譯《馬可福音》，而公孫惠負責《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²³ 而波乃耶（James Dyer Ball）則引用香便文（B. C. Henry）致波乃耶的書函，說丕思業翻譯《約翰福音》，俾士編譯

17 Thomas H. Darlow & Horace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p. 226.

18 報告書上沒有公開三位傳教士的名字，但提及三位傳教士駐廣州傳教的時間。查考在華工作時間後，我們可以肯定這三位就是丕思業、俾士、公孫惠。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The Sixty-sixth Repor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London: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70), pp. 221-224.

19 “Punti”在清末民初西人著作中指粵語，其實“Punti”為粵語「本地」的音譯。現代粵語把它讀成“pun tei”，但十九世紀粵語把它讀成“pun ti”。“Punti”這個拼法亦符合衛三畏 1856 年的辭典所用拼法。

20 Thomas H. Darlow & Horace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p. 226. 駐香港英國聖經公會通訊委員會提名湛約翰（J. Chalmers）和衛理會的帕克思（Henry Parkes）負責監督粵語聖經的編譯。後來因為公孫惠 1872 年去世，他的工作由德國禮賢會那肯（J. Nacken）接任。

21 這裡所說的“Union Version”與現在的「和合本（Union Version）」不同。

22 Reproduced by kind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s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劍橋大學圖書館索書號為 BSS.637.E73.4.

23 Henry V. Noyes,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45: 639.

《馬可福音》，公孫惠負責《路加福音》，至於《馬太福音》和《使徒行傳》則由三個人共同翻譯。²⁴ 無論誰的說法屬實，這三位傳教士完稿之後都需要經過大家互相審查，還要交去英國聖經公會審稿。

1873年出版聯合本之後，因為很多傳教士都表示不滿，所以在1880年代成立一個委員會，在1882-1884年進行修訂。²⁵ 雖然英國聖經公會不再批准翻譯新約剩下部分，²⁶ 但是美國傳教士仍然繼續進行翻譯聖經工作。比如說，《羅馬書》到《啟示錄》由美北長老會牧師哈巴安德（A.P. Happer）、那夏禮、香便文翻譯，1886年完成新約聖經餘下的部分。美國聖經公會把聯合本修訂版和美北長老會翻譯的新約餘下部分釘裝在一起，1886年出版《新約全書》。另外，俾士也獨自繼續翻譯新約餘下部分，1877年以個人名義出版《新約全書》。英國聖經公會在1899年將聯合本修訂版和俾士1877年版合訂成《新約全書》。禮賢會牧師葉道勝（I. G. Genähr）和倫敦傳道會濟會堂長老區鳳墀在1906年進一步修訂並出版《新約全書》。

4. 美北長老會傳教士完成翻譯舊約聖經

至於舊約方面，最初都是以個人翻譯為主。1873年俾士翻譯並出版《創世紀》，後來由美南浸信會牧師紀好弼（R. H. Graves）、美北長老會牧師那夏禮、香便文進行修訂，並在1887年出版修訂版《創世紀》。1876年倫敦傳道會牧師赫清臣（A. B. Hutchinson）參考施約瑟（S. I. J. Schereschewsky）的北京官話本翻譯《詩篇》。紀好弼也得到俾士的中文老師幫助，在1884年翻譯並

出版《詩篇》。²⁷ 舊約餘下未翻譯的部分都由美北長老會的傳教士完成翻譯工作。²⁸ 那夏禮負責翻譯的書卷由《出埃及記》到《以斯帖記》，而香便文負責翻譯的書卷由《箴言》到《瑪拉基書》。兩個人翻譯完之後互相檢閱，然後經過由哈巴安德、那夏禮、香便文組成的委員會批准後，才交給美國聖經公會印行。委員會也接納1887年修訂版《創世紀》和1884年版《詩篇》。²⁹

新約和舊約經過幾次修改之後終於合訂，1905年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英國聖經公會也於1907年以《舊新約全書》的名稱出版。1919年《官話和合本》出版之後，粵語聖經參考《和合本》進行較大的修訂。1927年到1997年之間所出版的粵語聖經亦都大致相同。到了1997年，香港聖經公會才對粵語聖經進行全面更新，用現代粵語重新翻譯並出版《新廣東話聖經》，至於2006和2010年都是重印版本。

（二）羅馬字版

1. 粵語拼音化

1828年馬禮遜在《廣東省土話字彙》中用自己設計的粵語羅馬拼音方案拼寫粵語，而裨治文和衛三畏分別於1841年和1842年在《廣東方言彙編》（*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和《拾級大成》（*Easy Lessons in Chinese*）都使用了另一套粵語羅馬拼音方案。雖然裨治文和衛三畏的粵語拼音方案和修改後的方案都被很多粵語辭典和教科書採用，但是這些方案由於需要使用特殊的聲調符號，所以沒有被粵語聖經採用。

24 James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p. xii.

25 Thomas H. Darlow & Horace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p. 227;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pp. 16-17. 此委員會由那夏禮以及俾士、馬士打（F. J. Masters）幾位委員組成。在委員會的監督下，四福音與《使徒行傳》由那夏禮、香便文、哈巴安德修訂。

26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the Chinese Empire," in Broomhall ed.,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p. 390.

27 Thomas H. Darlow & Horace F. 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Vol. II, p. 227.

28 關於舊約的翻譯情況，很多資料的內容大致相同。James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pp. xii-xiii; Marshall Broomhall, "The Bible in the Chinese Empire," in Broomhall ed., *The Chinese Empire: A General & Missionary Survey*, p. 391;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pp. 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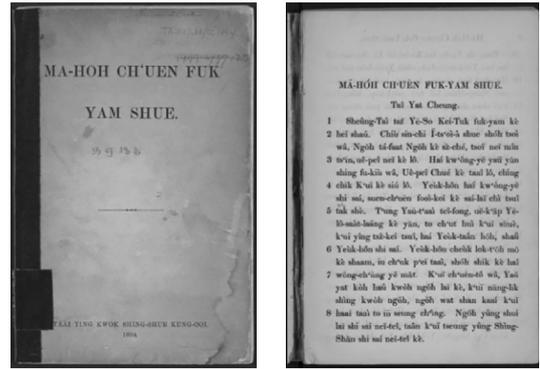
29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pp. 16-17.

2. 羅馬字版《路加傳福音書》

1867年由德國禮賢會牧師呂威廉(W. Louis)翻譯、花之安(E. Faber)音譯的粵語羅馬字版 *LO-KA tsün fuk yam sü, Puntí tsuk wa* (《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面世,³⁰此書採用列普修斯方案(Lepsius's Standard Alphabet)音譯而成,在香港由英國聖經公會出版。³¹這是在粵語聖經歷史上第一次正式採用的粵語羅馬拼音方案。列普修斯在普魯士皇家學會1868年期刊上轉載俾士寫給他的書信,信上說:駐廣州歐美傳教士以後會採用簡化版「列普修斯方案」。³²話雖如此,查考發現後來出版的粵語羅馬字版聖經並沒有再採用「列普修斯方案」。

3. 「標準羅馬拼音方案」

1888年嶺南傳教士共同設計「標準羅馬拼音方案」。³³因為這個方案採用英式拼法,所以頗受英美傳教士歡迎。此後所出版的羅馬字版聖經基本上都採用此方案。例如紀好弼等人採用這個方案,於1892年出版 *Ma-hoh ch'uen fuk yam shue* (《馬可傳福音書》)。然後美北長老會牧師尹士嘉(O. F. Wisner)等人對此進行修改,並於1894年印行修訂版(見圖三),而英國循道會牧師布賴迪(W. Bridie)伉儷則於1896年再修訂後印行第三版。³⁴



圖三：羅馬字版《馬可傳福音書》(1894)，(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網上公開資料³⁵)

後來出版羅馬字版聖經的地點首次由廣州及香港移師到廣東北海。從1886年開始,中華聖公會派傳教士去廣東北海建立醫院並進行醫療傳教,把漢字版粵語聖經用「標準羅馬拼音方案」音譯,整本聖經終於在1905-1907年由美國聖經公會在北海出版 *Sheng Keng: Kwong-tung t'owa* (《聖經:廣東土話》共二冊),簡稱「北海」譯本。參與音譯的包括波尚(E. B. Beauchamp)伉儷和何德夫人(Mrs. E. J. Horder)。除此以外,美南浸信會的諾斯(H. F. North)也於1910年出版 *Kau chue Ye-so Kei-Tuk ke San Yeuk Shue* (《救主耶穌基督新約書》),

30 原文的題目還帶有聲調符號。另外原文把 u 上面兩點放在 u 下面。因為印刷問題,本文用 ü 來代替。

31 列普修斯(R. Lepsius, 1810-1884)為沒有文字的語言設計一套標準羅馬拼音方案。我們把呂威廉的《路加傳福音書本地俗話》轉寫成漢字,並與其它版本一起在「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https://corpus.eduhk.hk/cantobible>)裡公開經文。詳情見片岡新,〈建立《早期粵語聖經資料庫》:粵語聖經的數碼人文學研究〉,《中國語文通訊》2(2021):213-228。

32 Karl R. Lepsius, "Hr. Lepsius las über die Anwendung des lateinischen Universal-Alphabets auf den chinesischen Dialekt von Canton und über die Berufung auswärtiger Gelchrter an eine in Peking zu gründende kaiserliche Lehranstalt" (Mr. Lepsius read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tin universal alphabet to the Chinese dialect of Canton and about the appeal of foreign scholars to an imper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to be founded in Beijing), *Monat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Monthly reports of the Royal P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 Berlin) (Berlin: The Academy, 1868), pp. 168-177.

33 William Bridie, "Cantonese Romaniz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35 (1904): 309-311; Roy T. Cowles, *Inductive Course in Cantonese* (Hong Kong: Kelly & Walsh, 1920, Revised edition), 1-8.

34 此方案後來被天主教傳教士採用。關於「標準羅馬拼音方案」的出版物,見片岡新、李燕萍,〈十九世紀末一個承先啟後的粵語羅馬拼音系統:標準羅馬方案〉,錢志安編,《粵語跨學科研究: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2009),頁231-244。

35 檢索自 <https://nrs.harvard.edu/urn-3:FHCL:32725718>。

葉惠露 (W. E. H. Hipwell) 伉儷於 1913 年出版 *San-yeuk shing-king Ts'uēn shue: Kwóng-tung t'ó wā* (《新約聖經全書：廣東土話》)，葉惠露夫人 (Mrs. K.I Hipwell) 於 1915 年用美國聖經公會的舊約和英國聖經公會的新約作底本，出版 *Shing-king kaū-yeuk ts'uēn shue: Lōh-mā-tsū. Kwóng-tung wā* (《聖經舊約全書：羅馬字，廣東話》)。此後就再沒有出版羅馬字版粵語聖經。³⁶

(三) 中西字版

中西字是指中英雙語聖經。第一本粵語中西字版聖經是《路加傳福音書》，1886 年由上海大美國聖經會出版。1899 年，大美國聖經會亦出版了由何德夫人編譯的《馬太福音：中西字》及由波尚夫人與何德夫人合譯的《馬可福音：中西字》。1900 年，大美國聖經會前後出版了中西字版《路加福音》、《約翰福音》(見圖四)、《使徒行傳》。而第一本中西字版新約聖書於 1903 年由大美國聖經會出版。



圖四：中西字版《約翰福音》(1900)，(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網上公開資料³⁷)

(四) 點字版

海克斯 (J. R. Hykes)³⁸ 紀錄了哈特曼 (F. Hartman) 牧師為盲人設計的四本點字版聖經：《路加福音》(1887)、《馬太福音》(1914)、《馬可福音》(1914)、《約翰福音》(1915)。³⁹

(五) 小結

翻譯粵語聖經的歷史是從 1862 年開始的。有的是個人翻譯，有的是不同差會合作翻譯。以書寫的形式來說，有漢字版、羅馬字版、中西字版、點字版四種。表五簡單列出粵語聖經翻譯重要事件的年份：

表五：粵語聖經翻譯大事年表

1862 年	丕思業翻譯並出版粵語漢字版馬太福音、約翰福音。
1867 年	呂威廉翻譯並出版粵語羅馬字版路加福音。
1868 年	成立委員會，集眾人之力翻譯粵語漢字版聖經。
1873 年	粵語聯合本四福音和使徒行傳(漢字版)面世。
1877 年	粵語漢字版新約聖經完稿。
1886 年	粵語漢字版新約全書出版。
1894 年	粵語漢字版舊約聖經完稿。
1903 年	粵語中西字版新約聖經出版。
1905 年	粵語漢字版新舊約聖經出版。
1905-07 年	粵語羅馬字版新舊約聖經出版。
1915 年	粵語點字版四福音出版。

七、粵語聖經的語言特色

以下幾種不同譯本都是在廣東不同時期出現的譯本和抄錄本。為了比較，把聯合本作者丕思業的早期著作

36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話靈命有限公司 2007 年在香港出版了《廣東話拼音聖經：新約全書(和合本)》。這本聖經是用耶魯式粵語羅馬拼音給《和合本聖經》經文標上粵音的。因為《和合本聖經》是官話聖經，所以我們不把它包括在粵語聖經範疇內。

37 檢索自 <https://nrs.harvard.edu/urn-3:FHCL:32811932>。

38 John R. 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pp. 18.

39 據 Donald MacGillivray, 哈特曼在香港巴陵女孤兒院工作。點字版聖經或許是為那裡的盲童製作的。Donald MacGillivra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being 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Historical Volum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7).

《耶穌言行撮要》也包括在內。《委辦譯本聖經》和《裨治文譯本聖經》是文言文譯本，從《耶穌言行撮要》到《新約全書：廣東話》都是粵語譯本，《和合本聖經》是官話譯本。在廣東，朗讀中文的時候無論是文言文語體、粵語語體、官話語體都以粵音讀出。⁴⁰表面看來，這幾種譯本只不過是在語體上有差別。但實際上，粵語譯本有很多粵語獨特的風格，以下用馬太福音 6 章 9-13 節主禱文來進行比較，然後比較各個粵語聖經版本中的“God”和“Spirit”。

(一) 馬太福音 6 章 9-13 節主禱文的比較

表六列出不同版本中用文言文、粵語、現代漢語寫的主禱文：

表六：不同版本的主禱文

委辦譯本《新約全書》(文言文) (1855) ⁴¹	吾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糧、今日錫我、我免人負、求免我負、俾勿我試、拯我出惡、以國、權、榮、皆爾所有、爰及世世、固所願也。
裨治文譯《新約全書》(文言文) (1855) ⁴²	我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爾旨得成、在地如在天焉。我儕所需之糧、今日賜我、免我儕諸負、如我免負我者、尤毋導我于誘惑、乃拯我出于惡、蓋國也、權也、榮也、皆歸于爾、爰及世世、亞孟。
《耶穌言行撮要》 (1863)	我父喺天上，願你個名至聖，你國降臨到，你意旨得成就，喺地好似喺天一樣，我哋所有需用嘅糧食，今日賜過我，免曉我哋各樣欠負，好似我免曉欠負我嘅，更咪引我入誘惑，要救我脫出惡嘅，因為國呀權呀榮呀，一的都屬歸你，至到世世咁耐，亞孟。

《馬太福音傳》(粵語聯合本) (1873)	我地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地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曉我地嘅欠負，好似我地免曉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入試惑，拯救我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馬太福音傳：羊城土話》(粵語聯合本修訂版) (1882)	我哋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哋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我哋嘅欠負，好似我哋免曉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07)	我哋嘅父在天，願你嘅名係聖。你嘅國降臨，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好似在天一樣。我哋需用嘅糧，今日賜我。又免我哋嘅欠負，好似我哋免曉人欠負我嘅。咪引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出罪惡，因為國呀、權呀、榮呀，皆係你有，至到世世，誠心所願。
《新約全書：廣東話》(1927)	我哋在天嘅父，願人都尊你嘅名為聖。願你嘅國來到。願你嘅旨意得成就，在地如同在天。我哋日用嘅飲食，今日賜過我哋。又免我哋嘅債，好似我哋免曉人嘅債。請勿引導我哋入試惑，拯救我哋脫離兇惡。
《官話和合譯本》 (1919) ⁴³	我們在天上之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

比較以上幾個版本的主禱文之後，發現有以下四個特點：

40 比如 Daniel Vrooman 用自己設計的粵音符號標示《委辦譯本聖經》主禱文。Daniel Vrooman, *Phonetic Alphabet for the Canto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ton: s.n., 1863).

41 表六、七的委辦譯本經文參考澳洲國家圖書館的網上版 (<http://nla.gov.au/nla.obj-49518960>)。

42 表六、七的裨治文譯本經文參考哈佛燕京圖書館的網上版 (<https://nrs.harvard.edu/urn-3:FHCL:32657377>)。

43 表六的和合本參考信望愛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的網上版 (<https://bible.fhl.net/ob/nob.html?book=403#>)。

1. 「誠心所願」

從聯合本（1873）開始，連續三個粵語版本的主禱文都以「誠心所願」作結束。「誠心所願」相當於現在常用的「阿們」。「誠心所願」是意譯詞組，而「阿們」則是音譯詞。有些香港教會現在仍然用「誠心所願」，⁴⁴由此看來「誠心所願」這一結束語在廣東已經用了一百五十年了。至於「誠心所願」的翻譯來源，相信是編譯聯合本其中一個編譯者俾士的創作。俾士在《曉初訓道》（1862）⁴⁵裡的主禱文以及《保羅達會小書》（1872）⁴⁶的每卷書信都以「誠心所願」作結束祈禱，猜測俾士大概是參考《委辦譯本聖經》（1852）主禱文的「固所願也」之後，改為「誠心所願」並在自己的粵語作品中使用。

2. 早期粵語的面貌

粵語聖經經文都用粵語口語字，如「嘅」（的），「咁」（們），這跟現代粵語相同。由聯合本《馬太福音傳》（1882）開始，連續三個粵語版本都用「免曉」。這個「曉」粵語讀“hiu”，陰平，跟「囂」同音。這是19世紀粵語最常用的動詞後綴，相當於現代粵語的「咗」或者現代漢語的「了、掉」。⁴⁷《耶穌言行撮要》（1863）和《新約全書：廣東話》（1927）兩個版本都出現「賜過我」，也是19世紀粵語的常用詞彙。這裡的「過」相當於現代漢語的「給」，在雙賓句式裡表示受益者。⁴⁸現代粵語不用「過」，而用「俾」。⁴⁹可以說早期聖經經文提供很多早期粵語的研究材料。

3. 語體的選擇

出版聯合本粵語聖經之後，很多人都批評聯合本的語體不夠典雅。其實傳教士一直都在探討選用甚麼才適合聖經。比如表示存在的動詞，《耶穌言行撮要》（1863）

都用「喺」，如「喺地好似喺天一樣」，而其它粵語版本跟官話一樣都用「在」，如《馬太福音傳》（1873）用「在地好似在天一樣」。「在」一詞在粵語的日常口語中不會出現，但是在聖經的祈禱文中卻經常出現。這現象反映出當時的人認為口語詞「喺」出現在祈禱文不夠典雅，只有用「在」才合適。

（二）“God”和“Spirit”的譯詞比較

清末來華傳教士在“God”和“Spirit”的翻譯上有很大的分歧，英國差會主張採用「上帝」和「聖神」，而美國差會則主張用「神」和「聖靈」。⁵⁰1870年駐廣州傳教士向英國聖經公會去信的時候，特別提起這個問題將會擱置。表七的資料顯示，美國差會出版的《耶穌言行撮要》（1863）用「神」和「聖靈」，美國差會用的聯合本（1873）用「真神」和「聖靈」，而英國聖經公會出版的版本則採用「上帝」和「聖神」。這樣看來，廣州的傳教士好像也跟從自己差會的決定。但是我們發現聯合本修訂版（1883）英式「上帝」和美式「聖靈」同時出現。這個版本是美國傳教士翻譯，英國差會出版。1927年的《新約全書：廣東話》是美國和英國合作出版的。譯詞後來混合使用，可見各國駐廣州傳教士對譯詞漸漸沒那麼執著了。

表七：各個版本《路加福音》第1章35節所翻譯的“God”和“Spirit”

	God	Spirit	出版機構
委辦譯本《新約全書》 （文言文）（1855）	上帝	聖神	英國

44 例如中華基督教教會合一堂。

45 俾士（G. Piercy），《曉初訓道》（廣州：惠師禮堂，1862），頁45。

46 James Dyer Ball 和 Hubert W. Spillett 都註明《保羅達會小書》是俾士個人翻譯並出版的，裡面包括新約聖經的加拉太書到腓利門書。James Dyer Ball, *Readings in Cantonese Colloquial*, p. xxvii;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 132.

47 郭必之、片岡新，〈早期廣州話完成體標記「曉」的來源和演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6（2006）：91-116。

48 錢志安，〈粵語間接賓語標記的發展和相關語法現象〉，《語言學論叢》42（2010）：189-210。

49 比如在2010年出版的《聖經：新廣東話》（香港：香港聖經公會）都用「俾」來標示受益者。

50 關於文言文版本“God”和“Spirit”的翻譯情況，見唐子明，《啟示與文字：中文聖經翻譯的故事（1807-1919）》，頁195-196。

	God	Spirit	出版機構
裨治文譯《新約全書》 (文言文)(1855)	神	聖靈	美國
《耶穌言行撮要》 (1863)	神	聖靈	美國
《路加福音傳》(聯合 本,英經會版)(1872)	上帝	聖神	英國(英美德國傳 教士合譯)
《路加傳福音書》(聯 合本,美經會版) (1873)	真神	聖靈	美國(英美德國傳 教士合譯)
《路加傳福音書:羊 城土話》(聯合本修訂 版)(1883)	上帝	聖靈	英國(美國傳教士 翻譯)
《舊新約全書:廣東 土白》(1907)	上帝	聖神	英國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7)	上帝	聖靈	美國英國合作出版

八、粵語聖經出版量下跌的原因

包爾騰(J. S. Burdon, 又名包約翰)是聖公會的傳教士,1874年到1897年出任香港維多利亞教區主教。他曾經在北京同文館教英語,因為精通官話,1866年跟別的傳教士共同翻譯並出版了《北京官話譯本聖經》。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上,他發表了一個很有趣的報告,從此也決定了全國方言版聖經的出版方向。他說自己做了一個實驗,讓粵語區學生把官話寫的文章用粵語唸出來,結果顯示雖然不是百分之百正確,但基本上學生都唸得出來,也看得懂文章的內容。他認為與其說讓每個方言區的傳教士為當地方言創造新的方言字來翻譯只有當地人民才看得懂的聖經,倒不如把精力集

中在傳教士開辦的學校裡,以官話的書面形式(即白話文)教授中文,朗讀時可以用自己方言來讀。聖經口語化當然要重視,但不應該局限於地區口語。⁵¹

傳教士非常重視教育事業,從最初辦兒童寄宿學校,發展到後來辦西式中學,最後更開辦大學。⁵²到了民國初期整個廣東地區的教育水平已經提高,方言聖經的使命亦功成身退。粵語聖經漸漸被官話聖經取代,只有在香港,粵語聖經仍然繼續出版。

九、結語

19世紀西方傳教士來廣東,先用文言文聖經傳教,但因為老百姓教育水平低,不能使用文言文聖經,所以他們開始翻譯粵語聖經。最早是由個人翻譯,慢慢才由不同差會傳教士共同翻譯。丕思業於1862年翻譯《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是最早的粵語單行本福音書。其後丕思業、俾士和公孫惠三人從1871年起共同翻譯新約四福音和《使徒行傳》,稱為聯合本。最後主要由美國長老會幾位傳教士完成翻譯整本聖經,1905年由美國聖經公會出版。粵語聖經除了漢字版,還有羅馬字版、中西字版(英粵雙語)和點字版。

蒐集整理世界各地有關粵語聖經的資料後,發現19世紀中葉到現在至少有158個不同版本的粵語聖經。在廣東,用粵語口語、白話文以及文言文夾雜書寫的「通俗文學」十分流行。傳教士不僅參考這種語體,更將這種語體發揮得淋漓盡致。早期粵語聖經真實記錄當時粵口語的語音、詞彙、語法,對研究19世紀粵語的學者來說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語料。

到了民國初期,廣東人的教育水平提高,華人教會漸漸成熟。方言聖經的使命功成身退。雖然如此,現在

51 John Shaw Burdon, "Colloquial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Scriptures," in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ed.,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pp. 98-105.

52 比如哈巴安德、香便文向自己的母教會提出籌款辦大學,後來成為 Chinese Christian College in Canton (格致書院,嶺南大學)校長。那夏禮、尹士嘉也當過格致書院校長。那夏禮和胞妹那夏理(Harriet Noyes)分別創辦培英書院和真光書院,香港的相關學校都把他們當作鼻祖。紀好弼推動建立培正書院,紀夫人當了培道女校校長。可見傳教士跟香港的教育機構息息相關。關於美北長老會傳教士的教育事業,見土肥步,《華南中国の近代とキリスト教》(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

香港仍有教會使用粵語聖經。⁵³ 香港聖經公會於 1997 年出版的《新廣東話聖經》將早期版本的詞彙、語法全部改成現代粵語的用法，並且將以往的直排改成橫排，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除印刷版外，粵語音檔版聖經也

很流行。⁵⁴ 雖然西方傳教士已經不再參與聖經翻譯工作，但留下的粵語聖經依然有生命力。專家學者亦可以利用粵語聖經研究 19 世紀廣東的宗教、社會、語言、文化交流的情況。

附錄：粵語聖經目錄

序號	書目	出版年份	出版教會	譯者／修訂者	種類	出版地點	收藏單位
1	馬太傳福音書	1862	大美國聖經會	C.F. Preston	漢字	廣州	不詳
2	約翰傳福音書：羊城俗話譯	1862	大美國聖經會	C.F. Preston	漢字	廣州	大英*
3	<i>Das Evangelium des Lucas im Volksdialekte der Punti Chinesen: Loka tshun fuk yam su Pun ti tsuk wa</i>	1867	B.F.B.S.	W. Louis, 由 E. Faber 標音	羅馬字	香港	劍橋
4	路加福音	1871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劍橋
5	歌羅西書	1872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劍橋
6	馬可福音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1872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A.Krolczyk, G. Piercy; C.F. Preston	漢字	香港	東北、劍橋
7	路加福音	187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劍橋
8	使徒行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187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東北、劍橋
9	保羅達會小書	1872	惠師禮堂	R.H.Graves, G. Piercy	漢字	廣州	東北、劍橋、史丹佛
10	馬可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2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史丹佛
11	路加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2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史丹佛
12	創世紀	1873	不詳	G. Piercy	漢字	香港	劍橋
13	使徒行傳：廣東土白	1873	大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史丹佛
14	<i>Union Version of The Gospels and Acts: Canton Dialect</i>	1872-73	大英國聖經會	G. Piercy, C.F.Preston, A. Krolczyk	漢字	香港	劍橋

53 據《基督教週報》第 2798 期，香港港九五旬節會香港堂採用粵語聖經作為堂用聖經 (<http://christianweekly.net/2018/ta2036290.htm>)。

54 比如漢語聖經協會發售以 MP3 音檔錄製的《聖經聆聽版·粵語》，裡面包括新舊約全書 (https://www.chinesebible.org.hk/hk/product_detail.php?id=120&page=1)。除此之外，網上也可以聆聽粵語聖經，例如聖士提芬會製作的《廣東話演繹新約聖經》 (<https://www.hkbible.org/>)。本文作者感謝匿名評審提供以上資料。

15	馬太傳福音書：羊城土音譯	1873	大英國聖經會	A.B.S. & B.F.B.S. 共同翻譯	漢字	香港	東北、劍橋、史丹佛
16	約翰福音傳	187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劍橋
17	約翰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3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史丹佛
18	路加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73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19	舊約創世紀	1873	不詳	G. Piercy	漢字	香港	東北
20	使徒行傳、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1875-76	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廣州	東北
21	詩篇	1876	大英國聖經會	A.B. Hutchinson (由 E.J.Eitel 修訂)	漢字	香港	劍橋
22	雅各書—彼得前後書	1876	美國聖經會	H.V.Noyes (由 A.P.Happer, B.C.Henry 修訂)	漢字	香港	劍橋
23	新約全書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劍橋
24	羅馬書至啟示錄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劍橋
25	使徒保羅達希伯來人書	1877	私人印刷	G. Piercy	漢字	廣州	東北、史丹佛
26	馬太福音	1882	大英國聖經會	H.V.Noyes, .Piercy, F.J.Masters 監督 (由 A.P.Happer 修訂)	漢字	上海	劍橋
27	馬太福音傳：羊城土話	1882	大美國聖經會	H.V.Noyes,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由 H.V.Noyes, B.C.Henry 修訂)	漢字	廣州	澳洲*、史丹佛
28	馬可傳福音書	1882	不詳	G. Piercy	漢字	廣州	劍橋
29	馬可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82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G.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由 A.P. Happer 修訂)	漢字	上海	劍橋、史丹佛
30	馬可福音傳：按希利尼原文繙譯羊城土話	1882	不詳	H.V. Noyes, G.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由 A.P. Happer 修訂)	漢字	廣州	澳洲*
31	約翰傳福音書：羊城土話	1883	大英國聖經會	H.V. Noyes, G.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由 A.P.Happer 修訂)	漢字	廣州	澳洲*、劍橋、康乃爾
32	路加傳福音書：羊城土話	1883	大英國聖經會	H.V. Noyes, G.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由 A.P.Happer 修訂)	漢字	廣州	澳洲*、劍橋
33	新約四福音：羊城土話	1883	不詳	H.V. Noyes, G. Piercy, F.J. Masters 監督	漢字	不詳	信望愛*
34	路加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84	美華書館	不詳	漢字	上海	史丹佛

35	約翰傳福音書：廣東土白	1884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史丹佛
36	舊約詩篇：廣東土白	1884	美華書館	R.H. Graves	漢字	上海	東北、康乃爾*、史丹佛、香港、中文
37	路加傳福音書(英粵語) (<i>The Gospel by Luke English and Canton Colloquial</i>)	1886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38	羅馬書至啟示錄	1886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A.P. Happer; B.C. Henry	漢字	上海	劍橋
39	新約全書	1886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A.P. Happer; B.C. Henry	漢字	上海	劍橋
40	創世紀	1887	大美國聖經會	G. Piercy (由 R.H. Graves, H.V. Noyes, B.C. Henry 修訂)	漢字	上海	不詳
41	<i>Luke</i> (Braille)	1887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42	出埃及記、利未記、申命記	1888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東北
43	復傳律例書：廣東土白	1888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東北
44	新約聖書、羊城土話 (上、下卷)	1889	不詳	不詳	漢字	不詳	東北
45	民數紀畧	1889	美北長老會	H.V. Noyes	漢字	上海	不詳
46	士師並路得記：廣東土白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47	約書亞記：廣東土白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48	約書亞記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H.V.Noyes	漢字	上海	劍橋
49	撒母耳記上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H.V.Noyes	漢字	上海	劍橋
50	但以理書	1892	大美國聖經會	B.C. Henry	漢字	上海	劍橋
51	<i>Ma-hoh ch'uen fuk yam shue</i>	1892	Taai Ying Kwok Shing-shue Kung-ooi	R.H. Graves, A. Kenmure 監督	羅馬字	上海	不詳
52	以賽亞書	1893	大美國聖經會	B.C. Henry	漢字	上海	劍橋
53	撒母耳記下 - 約伯記 - 箴言 - 雅歌 - 耶利米書 - 以西結書 - 何西阿書 - 瑪拉基書	1894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上海	不詳
54	箴言	1894	不詳	B.C. Henry	漢字	上海	劍橋
55	<i>Ma-hoh ch'uen fuk yam shue</i>	1894	Taai Ying Kwok Shing-shue Kung-ooi	R.H. Graves, B.C. Henry, C. Bone; O.F. Wisner	羅馬字	倫敦	澳洲、哈佛*、浸會、中文
56	馬可福音	1895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劍橋

57	創世紀	1895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不詳	不詳
58	新約全書	1895	大美國聖經會	H.V. Noyes, B.C. Henry	漢字	上海	不詳
59	<i>Mǎ-hóh chuên fuk-yam shue</i>	1896	Taaí Ying Kwok Shing-shue Kung-ooi	W. Bridie, Mrs. Bridie	羅馬字	上海	劍橋
60	<i>Lô-Ka Chuên Fuk Yam Shue</i>	1897	Taaí Ying Kwok Shing-shue Kung-ooi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曼徹
61	路加福音	1898	C.M.S. (英國海 外傳道會)	E.B. Beauchamp, F.E. Beauchamp, E.C.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2	約翰福音	1898	C.M.S. (英國海 外傳道會)	E.B. Beauchamp, F.E. Beauchamp, E.C.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3	馬太福音	1899	C.M.S. (英國海 外傳道會)	E.B. Beauchamp, F.E. Beauchamp, E.C.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4	馬可福音	1899	C.M.S. (英國海 外傳道會)	E.B. Beauchamp, F.E. Beauchamp, E.C.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5	使徒行傳	1898-1899	C.M.S. (英國海 外傳道會)	E.B. Beauchamp, F.E. Beauchamp, E.C. Horder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66	新約全書	1899	大英國聖經會	H.J. Stevens 監督	漢字	廣州	劍橋
67	馬太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899	大美國聖經會	Mrs. Horder	中西字	上海	哈佛、劍橋
68	馬可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899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Mrs. Beauchamp, Mrs. Horder	中西字	上海	哈佛、加州(柏) *、劍橋
69	路加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哈佛、劍橋
70	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澳洲、哈佛*、 香港、浸會、中 文

71	約翰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0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哈佛*、劍橋
72	使徒行傳：中西字 (Acts)	1900	美國長老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73	創世紀	1900	C.M.S. (英國海外傳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不詳
74	<i>Ma-t'aai chuen fuk-yam shue</i>	1901	大英國聖經會	W. Bridie	羅馬字	上海	劍橋、浸會
75	<i>Yeuk hon chuen fuk-yam shue</i>	1901	大英國聖經會	Miss Noyes 編輯	羅馬字	廣州	劍橋
76	新約聖書：上卷 / 下卷	1903	大英國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東北
77	新約全書：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03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不詳
78	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04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加州(柏)、神戶
79	新舊約全書	1905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不詳
80	<i>Mā-hóh Fuk-Yam</i>	1905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廣州	劍橋
81	<i>Sheng-keng: Kwong-tung t'o wa. Sheung kuen. Ch'ong-shai kei to shi p'in</i>	1905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哈佛*、劍橋、香港、浸會、中文
82	<i>San-yeuk Sheng-keng Ts'uen shue. Kwong-tung T'o wa</i>	1906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澳洲、哈佛、信望愛*
83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06	聖書公會	Fung-chi Au (區鳳墀) 協助, I. Genähr 修改	漢字	廣州	澳洲*、劍橋、信望愛*
84	<i>Sheng Keng: Kwong-tung t'o wa Ha Kuen Cham-in to Mak Shue Luk</i>	1907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北海	哈佛*
85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07	聖書公會	舊約: I. Genähr	漢字	廣州	澳洲*、劍橋、信望愛*
86	<i>Ma-t'aai fuk-yam</i>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劍橋
87	<i>Ma-hoh fuk-yam</i>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劍橋
88	<i>Lo-ka fuk-yam</i>	190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羅馬字	上海	劍橋

89	新約全書：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anton colloquial</i>)	1908	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哈佛、加州(聖)、浸會、香港、中文
90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09	聖書公會	重印 1907 年版(修訂版)	漢字	廣州	劍橋
91	新約全書：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 Colloquial</i>)	1909	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信望愛*
92	<i>Sz-t'ō hāng chuēn</i>	1909	Shing-shue Kung-ooi	C.M.S. 共同翻譯 / H. F. North	羅馬字	橫濱	劍橋
93	<i>Kau Cheu Ye-so Kei-Tuk Ke San Yeuk Shue: Kuen Yat: Sz Fuk yam uē Sz T'ō Hāng Ch'uēn</i>	1910	大英國聖經會	H.F. North	羅馬字	橫濱	劍橋、香港
94	馬太傳福音書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哈佛*、加州(聖)、康乃爾、斯坦福
95	馬可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rk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哈佛*
96	路加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Luke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0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哈佛*
97	新約全書：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1	大英國聖經公會	不詳	中西字	橫濱	哈佛、劍橋
98	馬太福音	1912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劍橋
99	<i>San-yeuk shing-king Ts'uēn shue: Kwóng-tung t'ó wā</i>	1913	Shing-shue Kung-ooi	W.E.H. Hipwell, K.I. Hipwell, H.F. North	羅馬字	北海	劍橋、天理、香經
100	新約全書：中西字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弘前
101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13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加州(柏)、香港、浸會、中文

102	約翰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3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103	馬太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104	馬可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105	路加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Luke: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劍橋
106	約翰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07	路加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08	馬可福音	1914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09	<i>Matthew</i> (Braille)	1914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10	<i>Mark</i> (Braille)	1914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11	<i>Shìng-king kau san yeuk ts'uen shue: Lōh-mă-tsĕ. Kwóng-tung wá</i>	1915	Shing-shue Kung-ooi	W.E.H. Hipwell, K.I. Hipwell	羅馬字	橫濱	劍橋
112	<i>Shìng-king kau yeuk ts'uen shue: Lōh-mă-tsĕ. Kwóng-tung wá</i>	1915	Shing-shue Kung-ooi	W.E.H. Hipwell, K.I. Hipwell	羅馬字	橫濱	劍橋
113	<i>John</i> (Braille)	1915	B.F.B.S.	不詳	點字	不詳	不詳
114	約翰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15	馬太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16	馬可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17	路加福音	1916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18	使徒行傳	1918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劍橋
119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18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香經
120	新約全書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0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大阪
121	馬可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rk</i>)	1921	大英國聖經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
122	舊新約全書：廣東土白	1922	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天理、香經
123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2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中文

124	新舊約全書：廣東土白／神	1924	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北京
125	馬太福音：廣東土白／上帝	1924	大英國和外國聖經會／美國聖書會	P. Jenkins, T.N. Wong, W.H. Cheong, Miss Law, C.L. Cheong, A.J. Fisher, G.H. McNeur	漢字	上海	哈佛 [*] 、劍橋
126	路加福音：上帝版	1924	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哈佛
127	舊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5	大英國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大阪、香經
128	新約全書：廣東語	1925	大英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香港、中文
129	創世紀	1925	大英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牛津
130	約翰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5	英國聖經公會	不詳	中西字	不詳	信望愛 [*]
131	新約全書：中西字	1926	英國聖經公會、美國聖經公會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加州(柏)、劍橋、明尼
132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7	聖書公會,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澳洲 [*] 、信望愛 [*]
133	新約全書：中西字廣東話新譯本、美國新譯英文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 Revise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Revision</i>)	1927	American Bible Society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信望愛 [*]
134	馬太福音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
135	約翰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John,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信望愛 [*]
136	路加福音：中西字 (<i>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aint Luke, Cantonese and English</i>)	1927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澳洲
137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29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天理
138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上帝	1930	美華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同志社
139	新約全書	1930	大英國聖書公會	P. Jenkins, T. N. Wong	漢字	上海	劍橋、天理
140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31	聖書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香經

141	新舊約全書	1931	大英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北京、四國、中神
142	新約全書：中西字廣東話新譯本、美國新譯英文 (<i>The New Testament: Canton Revised Version; American Standard Revision</i>)	1931	American Bible Society	不詳	中西字	上海	信望愛*
143	新約全書：廣東話 (上、下卷)	1932	聖書公會、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神戶
144	新舊約聖經	1933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中神
145	新約全書：廣東話	1934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東北
146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34	聖書公會	不詳	漢字	上海	京都、嶺南、天理
147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35	聖書公會、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北京、蘭柏宮、浸信
148	馬太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澳洲
149	馬可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不詳	澳洲
150	約翰福音	1936	大英國聖經會、大美國聖經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澳洲、史丹佛
151	創世紀	1937	美國聖經會、大英國聖經會	P. Jenkins, N.F. Kwang	漢字	上海	劍橋
152	新舊約全書	1939	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廣州	哈佛
153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59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澳洲、劍橋、京都、名古屋、聖神、香港、中文
154	廣東白話詩篇擇錄	1959	宣道書局	羅聖愛選	漢字	香港	中文
155	新舊約全書：廣東話	1976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私人收藏
156	新廣東話聖經	1997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劍橋、香港
157	新廣東話聖經	2006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嶺南
158	聖經：新廣東話	2010	香港聖經公會	不詳	漢字	香港	中文

註：收藏單位旁邊加上星號(*)的，可以在網上閱覽電子版。

收藏單位簡稱(按筆畫排)：大阪(日本大阪大學)、大英(英國大英圖書館)、中文(香港中文大學)、中神(中國神學研究院)、天理(日本天理大學)、牛津(英國牛津大學)、加州(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加州(聖)(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北京(中國北京大學)、史丹佛(美國史丹佛大學)、四國(日本四國學院大學)、弘前(日本弘前大學)、同志社(日本同志社大學)、名古屋(日本名古屋大學)、京都(日本京都大學)、明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東北(日本東北大學)、信望愛(珍本聖經數位典藏查詢系統)、哈佛(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香港(香港大學)、香經(香港聖經公會)、浸信(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浸會(香港浸會大學)、神戶(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康乃爾(美國康乃爾大學)、曼徹(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聖神(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劍橋(英國劍橋大學)、澳洲(澳洲國立圖書館)、嶺南(香港嶺南大學)、蘭柏宮(英國蘭柏宮圖書館)。